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Q sìyuàn yízhǐ chūtǔ de tǔhuǒluó B yǔ tíjì — Tocharian B Inscriptions From Ruin Q in Kocho, Turfan Region

Peyrot, M.; Russel-Smith, L. [Bì Lìlán]; Konczak-Nagel, I. [Kǒngzhākè-Nàgé]

Citation

Peyrot, M. (2021). Q sìyuàn yízhǐ chūtǔ de tǔhuǒluó B yǔ tíjì — Tocharian B Inscriptions From Ruin Q in Kocho, Turfan Region. In L. [B. L.] Russel-Smith & I. [K. -N.] Konczak-Nagel (Eds.), *Gāochāng yízhēn: Gǔdài sīchóuzhīlù shàng de mùgòu jiànzhú xúnzōng — The Ruins of Kocho: 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pp. 154-162). Shànghǎi: Shànghǎi gǔjí chūbǎnshè.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239299>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icensed under Article 25fa Copyright Act/Law \(Amendment Taverne\)](#)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239299>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Q 寺院遗址出土的吐火罗 B 语题记^[1]

贝 明

众所周知，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以多种语言和字体书写的写本，识别出了 17 种不同的语言^[2]。其中大部分显然并非吐鲁番本地语言。有些是只有特定精英才使用的书面语；部分写本甚至是从其他地方带至吐鲁番地区的，如巴克特里亚语、希腊语、新波斯语、巴拉维语、梵语、古代叙利亚语和西部中古伊朗语等。个别语言，如粟特语和图木舒克语，可能仅在小群体内使用。另有若干语言来自周边地区，如阿拉伯语、汉语、蒙古语、西夏语、古突厥语和藏语等。其中，仅有汉语和古突厥语在公元 1000 年之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吐鲁番，唯一不容易被摒弃的语言是本地的吐火罗 A 语和 B 语。

然而，确认吐火罗语自何时起扎根于吐鲁番地区，亦非易事。有压倒性证据表明，吐火罗 B 语是库车地区的当地语言^[3]，可更准确地称其为“龟兹语”。虽然证据并不充分，但仍有有利证据可以推断，吐火罗 A 语是焉耆（喀喇沙尔）、库车和吐鲁番地区之间的当地语言^[4]，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锡克沁^[5]（硕尔楚克）。这两种语言的写本在吐鲁番均有发现，但二者在此地的确切地位尚无定论。

发现地中，两种语言所占比重亦极具意义（图 2）。近一半的吐火罗 B 语残片发现于库车，且此地未发现吐火罗 A 语。吐火罗 B 语第二大发现地是焉耆地区的锡克沁，这也是吐火罗 A 语的最大发现地。吐鲁番地区出土吐火罗语最多的遗址是胜金口和木头沟，而高昌故城则发现较少。统计数据呈现出吐火罗语文书与梵语文书的平行性，梵语文书出土遗址的分布与吐火罗语尤其是吐火罗 B 语出土遗址的分布类似^[6]。

[1] 感谢孔扎克-纳格（莱比锡）给予我宝贵的题记资料与高分辨率图像，感谢布什曼（柏林）帮助检查原文和拉施曼（柏林）提供关于探险队记录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感谢梅尔策（慕尼黑）提供关于梵文 *Pradakṣiṇagāthā* 有价值的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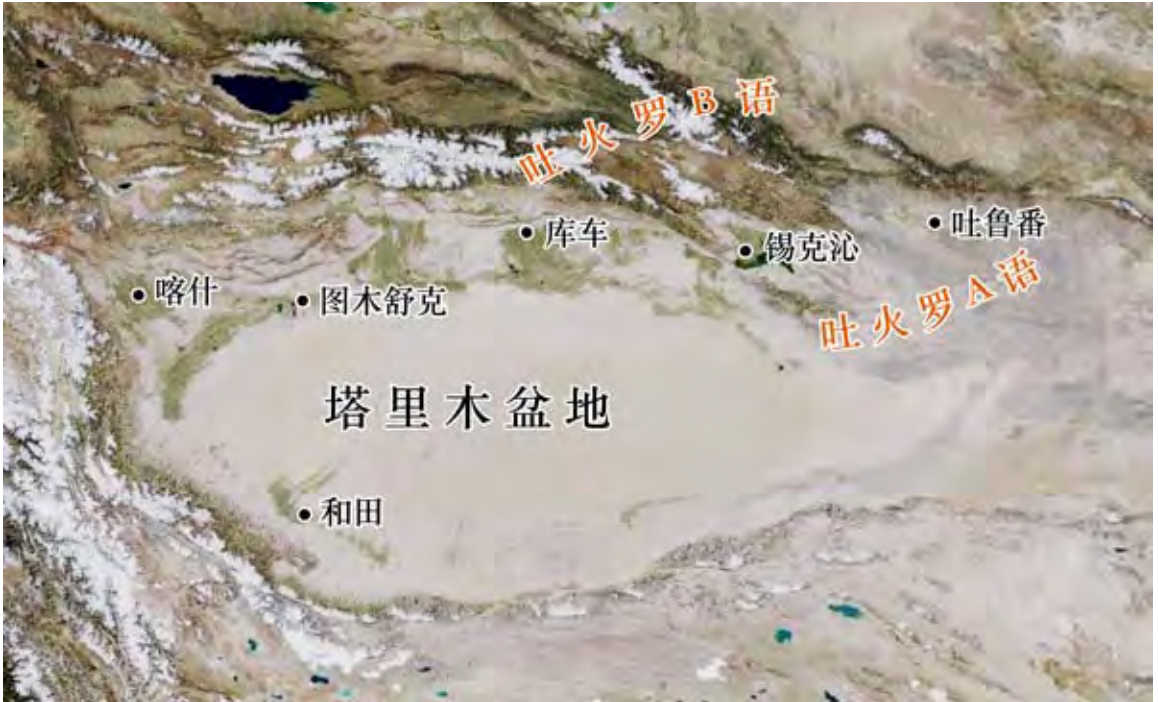
[2] *Turfan Studies*, p. 20.

[3] Lévi, 1913; Peyrot,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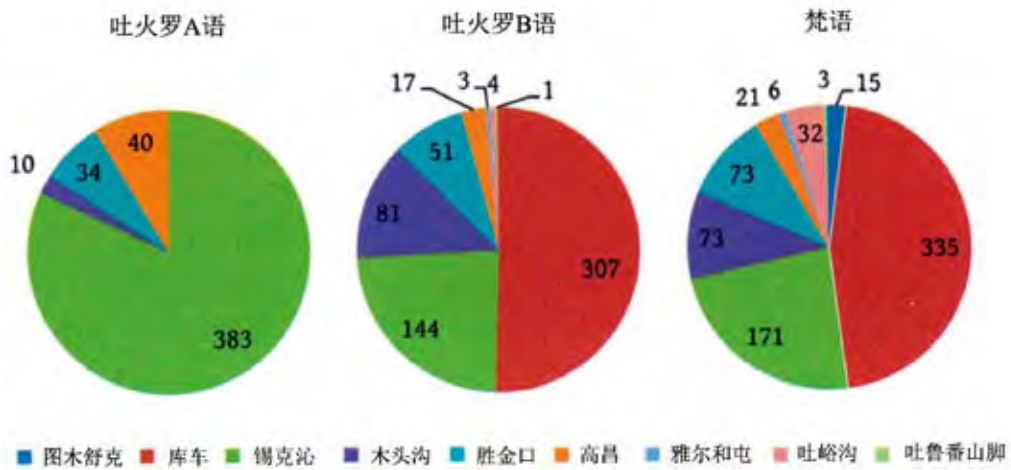
[4] Ogihara, 2014.

[5] 锡克沁遗址亦写作七个星遗址，锡克沁遗址南部还存有夏热采开遗址，二者距离较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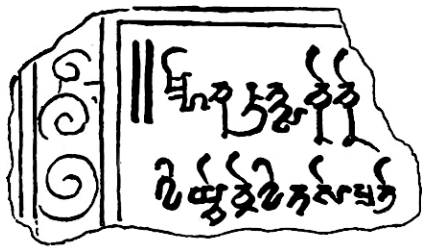
[6] 下面的图表表示了图木舒克、库车、焉耆和吐鲁番地区（雅尔和屯和吐峪沟名称的变体分别是 Yargol 和 Tuyuq）不同地点发现的吐火罗 A 语、吐火罗 B 语和梵文手稿的分布。所使用的数据具有代表性，但并非详尽无遗。吐火罗语文本数量参考由西格和西格凌编辑的残片页数（1921、1949、1953 年）。梵语文本数量参考由桑德（Sander, 1968, p. 23）所给出的由不同数量的页和残片组成的手稿。



1 | 吐火罗 A 语和吐火罗 B 语文书残片发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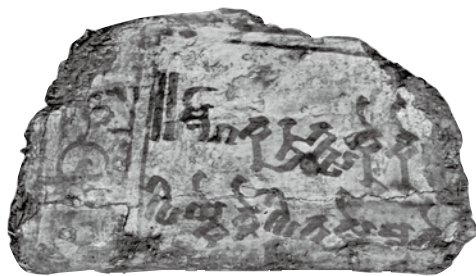


2 | 沿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吐火罗语和梵语文书遗址分布情况图表。



27: 15 cm

3 | 格伦威德尔摹写的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 © Grünwedel 1906, p. 35, fig. 30b.



4 | 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黑白照片细节 (B 3014)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7 |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 BД757 残片 ©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音译: 1 ||| - sv(-)·[š]·|||

2 *k_use kca paṭne ykuwermem [ā] |||*

3 *ṣamāññe phalyṣa śpāl[m]em |||*

4 [ñ]·ktets;śa - |||

转写: 1 |||·ś·|||

2 *k_use kca paṭne ykuwermem ā |||*

3 *ṣamāññe-phalyṣa^[2] śpālmem |||*

4 *(pa)ñ(i)ktets śa - |||*

翻译: 1 ……

2 任何已经进入这座宰堵波者^[3]……

3 ……极好的……僧侣的成果的^[4]……

4 ……佛陀的……



5 | III 336 (左) 和 III 332 (右) 的复原。下部左侧依然丢失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布什曼。

重构后残片尺寸 (高 × 宽): 13.4 × 23.7 厘米

音译^[1]: 1 *mhākarūntsa keke |||*

2 *wi-yk-ec[c]e winas[-]ema[n]e |||*

转写: 1 *mhākarūntsa keke(nu) |||*

2 *wi-yk(n)ecce winas(k)emane |||*

翻译: 1 ‘拥有极大的同情……’

2 ……在两方面尊敬……’



6 | 格伦威德尔摹写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 © Grünwedel 1906, p. 35, fig. 30c.

[1] 在吐火罗语音译中，为如实表达原件，以方括号表示不确定的读法。上升标注的点·代表一个缺失的或不可读的辅音或元音元素，连接号表示一个不可读的字符。在转写中，括号表示复原的字母。在转写中有下划线的字母，例如“t”，与转写中无下划线的字母相同，除了“a”转写为“ā”。

[2] 这一主格单数阴性词 (nom.sg.f.) *phalyṣa* 最有可能阅读。然而，极长的 ⟨l⟩ 字母的上半出头部分被完全擦掉，所以不能完全排除 *e* 发声。在这种情况下，*phalyṣ(e)* 将是主格或倾斜 (宾格) 单数阳性词 (nom./obl.sg.m.)。

[3] 有人可能会希望在这个短语中看到关于 *stūpa* 的绕行，但是吐火罗语的原文不允许这样的解释：*paṭne* 是一个位置格单数 (loc.sg.)，即 “in the stupa; into the stūpa”，并且 *ykuwermem* 意思是 “走了”。

[4] 对于该表达，比较下面由梅尔策所编辑的 (Melzer, 2010, p. 63) 梵文诗节 *Pradakṣiṇagāthā: āryasatyāni catvāri indr'yāni balāni ca · śrāmānyaphalalābhī ca stūpaṃ kṛ(t)v(ā) pradakṣiṇam · <39> “做出塔的绕行，某人获得四圣谛、(五) 能力与 (五) 力量和僧侣的成果。”*



8 | III 360 a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 (高 × 宽): 6.9 × 5.2 厘米。字行间距 3.4 厘米。

音译: 1 /// *su s̄ṣe ñ[a]* ///
2 /// [*ls*](·)[*o*]: *anity[ā]* - ///
转写: 1 /// *su s̄ṣe ña(ke)* ///
2 /// (*pa*)*ls(k)o*: *anityā* - ///
翻译: 1 ‘…… 现在……’
2 ‘……精神。瞬态……’



9 | III 360 b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 (高 × 宽): 6.3 × 6.6 厘米。

音译: 1 /// --[*ā w*]· ///
2 /// [*pai*] *ali·e* ///
3 /// ··[*m*] ///
转写: 1 /// --*ā w*· ///
2 /// *pai ali(n)e* ///
3 /// ··*m* ///
翻译: 2 ‘……双手……’



10 | III 360 c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 (高 × 宽): 6.9 × 6.5 厘米。

音译: 1 /// ·[*t*]· ///
2 /// - *cimpa ś·a* - ///
3 /// - ///
转写: 1 /// ·*t*· ///
2 /// - *cimpa ś·a* - ///
3 /// - ///
翻译: 2 ‘……和你一起……’



11 | III 360 d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 (高 × 宽): 7.8 × 5.6 厘米。字行间距 3.3 厘米。

音译: 1 /// ·[*y*]· [*ṣe*] *śi[k]t*· ///
2 /// [*k*]*āre- ñ* - ///
3 /// ·*e* ///
转写: 1 /// ·*y*· *ṣe śikt(ālye)* ///
2 /// (*ta*)*kāre-ñ* - ///
3 /// ·*e* ///
翻译: 1 ‘……一粒种子……’
2 ‘……我有……’



12 | III 360 e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7.0 × 5.9 厘米。字行间距 2.5 厘米。
 音译: 1 /// - ///
 2 /// *karpōññai*^[1] ///
 3 /// - *s·a ya* ///
 转写: 1 /// - ///
 2 /// *karpōññai* ///
 3 /// - *s·a ya* ///



13 | III 360 f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7.0 × 6.3 厘米。
 音译: 1 /// - ///
 2 /// [*st*] · *moy* ; [*s*] *e* - ///
 3 /// - ///
 转写: 1 /// - ///
 2 /// *st(a)moy se* - ///
 3 /// - ///
 翻译: 2 ‘……愿他站立……’



14 | III 360 g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2.7 × 4.2 厘米。文本无法识读。



15 | III 360 h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5.1 × 4.4 厘米。
 音译: 1 /// [*ṣa*] *rya mā*^[2] ///
 转写: 2 /// *ṣarya mā* ///
 翻译: 3 ‘……心爱的人……不……’

[1] 该词的意义不确定，其出现的地方是 PK DA M 507.37 + 36 a88 *karpōññamntsa* 和 THT 1267 b2 *karpōñña*，还有可能出现在 PK LC 11 a1 *karpō* ///。

[2] 第一个 *akṣara* 的阅读还不确定，但例如 *āryamārg* “(八)正道”，*āryamārga* 可以排除在外。

16 | III 360 i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5.5 × 6.3 厘米。

音译: 1 /// ·[s]· ///

2 /// [yai]mwa kṣān[t]i - ///

转写: 1 /// ·s· ///

2 /// yaimwa kṣānti - ///

翻译: 3 ‘……已经获得宽恕^[1]……’



17 | III 360 j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4.2 × 7.5 厘米。

疑似书写字母痕迹, 但无法识读。



18 | III 360 k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

尺寸(高 × 宽): 10.1 × 9.0 厘米。字行间距 3.6 厘米。

音译: 1 /// [ñ.] pās mussi y[ā]kt. - ///

2 /// wa mākte āñme : sā - ///

转写: 1 /// ñ pās mussi yākt. - ///

2 /// wa mākte āñme : sā - ///

翻译: 1 ‘……来解除……小的……’

2 ‘……作为[一人]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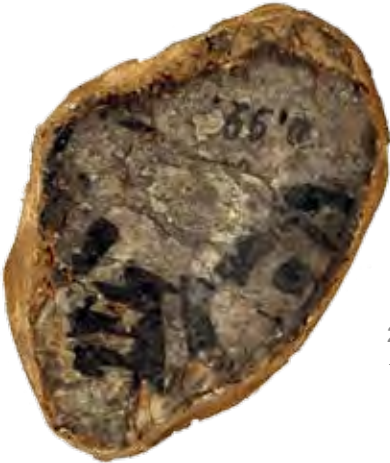
[1] 在此翻译中, 已经获得 (have attained) 需要 yaimwa 替代 yainmwa. kṣānti, 宽恕 (forgiveness) 经常以 yam-do 构造, 但 yāmwa 在此不能识读。



19 | 格伦威德尔摹写的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 © Grünwedel 1906, p. 35, fig. 30a。



20 | 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的黑白照片细节 (B 3014)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21 | III 328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布什曼。
音译：/// [·]s· [-]s· s̄se ·m[yo] tā ///
/// [l]e ///

下文中有有关吐火罗 B 语题记残片的研究以此为背景。相比题记的内容，其出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这一事实更为重要^[1]。题记的语言并不古老，有可能属于 8 世纪或之后，因此这些题记对探索公元 500 年之前吐鲁番地区的语言情况并无多少帮助。尽管如此，它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吐鲁番地区吐火罗语的分布范围。显然在某段时间内，高昌故城 Q 寺院内的团体，部分甚至全部讲吐火罗 B 语。

[1] 正如拉施曼指出的那样（私人谈话），对于该题记残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全体残片，最清楚的参考出处是吐鲁番文书档案（Turfan-Akten）。D92 词条“1903 年 1 月 2 日达克雅洛斯特城遗址包装件清单”（Verzeichnis der bis zum 2. Januar 1903 verpackten Stücke aus den Ruinen der DAKIANUS-Stadt=D）中记录：“韦伯手稿中以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一件或多件题记残片出自 Q 寺院遗址手稿残件，参见 D.77。”（Fragmente einer oder mehrerer Inschriften in der Brahmi-Abart der Weber=Manuscripte aus Tempel Q vgl. D 77）（扫描编号 244，运行编号 304）。当时，吐火罗语尚未破译；“韦伯手稿”指的是早期以复写形式公布的吐火罗 B 语手稿。



第一块残片由于格伦威德尔的摹写且标记为 b 残片^[1]，其早就为人所知（图 3）。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的题记残片，其中就包括第一块残片（图 4）。照片的档案编号是 B 3014。现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仍保存原残片中的两块，即编号 III 336 和 III 332。残片语言可以明确辨识为吐火罗 B 语。由于题记的残缺，难以确定确切内容，或许为一则佛赞，即一首对佛陀赞颂的诗歌。

第二块残片亦被格伦威德尔摹写过^[2]，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库存编号为 BД757^[3]（图 7）。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原初编号为 D 92；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库存编号为 IB 4443。题记语言是吐火罗 B 语。文本内容似乎是与称作 *pat* 即“宰堵波”建筑相关的虔诚发愿。

第三块残片编号为 III 360，由 11 块固定在一块沉重石膏板上的泥皮残片组成（高 31 × 宽 37.5 厘米）。根据博物馆的记录，此板属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编号 D 92，根据探险队的记录，出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4]。除了编号 g 和 j 的残片，其余残片均保留可识读的吐火罗 B 语文本。这些残片的字体与颜色颇为相似，很可能属于同一条或同一系列题记。f 残片相较 a、d 和 k 等残片颜色更浅，但由 b 残片灰色的墙皮外层可见从较深至较浅的过渡，显示出题记背景颜色深浅不均。同时，行间距亦非固定。a、d 和 k 残片有着相似的行间距（3.3 与 3.6 厘米之间），但其中亦有细微的变化。然而，e 残片的间距明显更小，为 2.5 厘米。

[1] Grünwedel, 1906, p. 35; TA 6776.

[2] Grünwedel, 1906, p. 35, 标记残片 c, 见图 6; TA 6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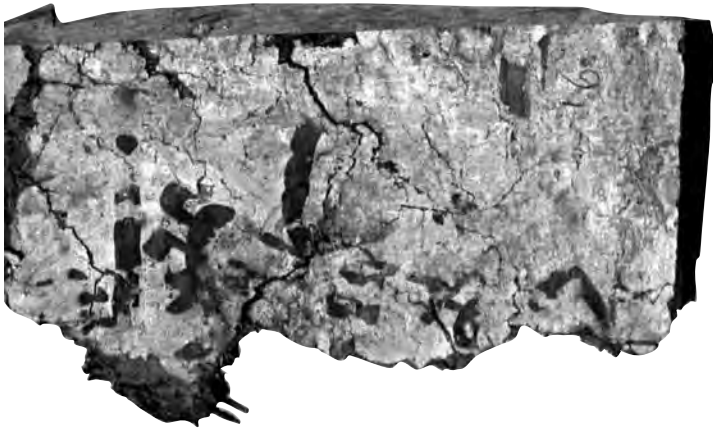
[3] 关于 BД757 残片，参见蒲契林、荻原裕敏、庆昭蓉，2017，第 123—140 页和图版 1。

[4] 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有更多同样保存了吐火罗 B 语残片的石膏板，但该残片至目前为止还不能追溯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编号 III 334 包含了 12 块这样的残片，但书写风格略有不同，且最上层较淡；在所有可测量的残片中字行间距为 3.0 厘米。编号 III 335 的 7 块残片更类似于编号 III 360，但是上层较深，并且字母稍低，且尺寸更宽一些。在 a 残片上的字行间距为 2.4—2.9 厘米，在 f 残片上的字行间距为 3.5 厘米。但必须指出的是，III 360 和 III 335 属于一起的情况很难明确排除。拉施曼向我指出（私人谈话），在“吐鲁番文书档案”（Turfan-Akten）中有另一份有趣的文件，装箱单名为“1903 年 1 月哈拉和卓包装箱 1—12 简要内容”（Kurzer Inhalt der Kisten 1—12 *Kharakhodža* 3. Jan. 1903）（扫描编号 257，运行编号 318）。在该列表中，区分了 1 号箱中“来自 Q 寺院遗址的蒙古残片与婆罗谜题记”（Fragmente mongol. und Brahmi-Inschriften aus Tempel Q.）和 12 号箱中“来自 Q 寺院遗址的四块题名板”（vier Inschriftenplatten aus Q.）。包含残片的这些木板可能在被包装起来运往德国之前处于原状。这可能意味着，除编号 III 360 肯定来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外，编号 III 334 和 III 335 也属于这四块木板，因此也出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



23 | 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的黑白照片细节 (B 3014)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音译：
/// -[w] ··r· [s]k·r· [s]k· [t] ··[y]· ///



24 | 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的黑白照片细节 (B 3014)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音译: la[k]au ·e [s] ·-

这些残片缺损，无法确定内容，亦无法根据内容证明是否属于同一件文本。然而，从规范的书法和少数可读懂的短语中可见它们出自文学文本。k 残片第二行的标点可能表明这是一段韵文。或许全部文本均为韵文。以 c、d 和 e 残片所示，如果残片属于同一文本，则至少有三行。h 和 j 残片存有深红色框的痕迹。

第四块是格伦威德尔摹写的 a 残片^[1]。题记的最右侧部分亦见于上文提到的来自 Q 寺院遗址题记残片的黑白照片 (图 20)，现存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如今这一小块残片的库存编号为 III 328 (图 21)。由于残破，该残片题记尚未被解读出来。不过，推测它可能是吐火罗 B 语，因为其中出现了吐火罗 B 语中常见的后缀 *-sse*。

图 22 和图 23 所示题记，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库藏中的编号为 III 4617 b，很可能为吐火罗 B 语，但难以恢复。

图 24 所示题记残片见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黑白照片 B 3014，出自高昌故城 Q 寺院遗址，或为吐火罗 B 语残片。如果对其释读和字词拆分正确，第一个单词是 *lakau*，即“我见到”或“我将会见到”。

[1] Grünwedel, 1906, p. 35; TA 6775, 参见图 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昌遗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匈)毕丽兰,(德)孔扎克-纳格主编;刘韬,方笑天,王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8

(亚欧丛书)

ISBN 978-7-5325-9738-3

I. ①高… II. ①毕… ②孔… ③刘… ④方… ⑤王… III. ①高昌(历史地名)-木结构-古建筑-研究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65996 号

Licensed edition for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in 2016 under the title “The Ruins of Kocho: 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 2016 the authors and the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roject funded by the Gerda Henkel Stiftung.

亚欧丛书

高昌遗珍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

[匈]毕丽兰 主编
[德]孔扎克-纳格

刘韬 译 王倩 方笑天 审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308,000

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9738-3/K·2898

审图号:GS(2020)5103号 定价:15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7

高昌遗珍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

〔匈〕毕丽兰 〔德〕孔扎克—纳格 主编

Lilla Russell-Smith Ines Konczak-Nagel

刘韬 译 王倩 方笑天 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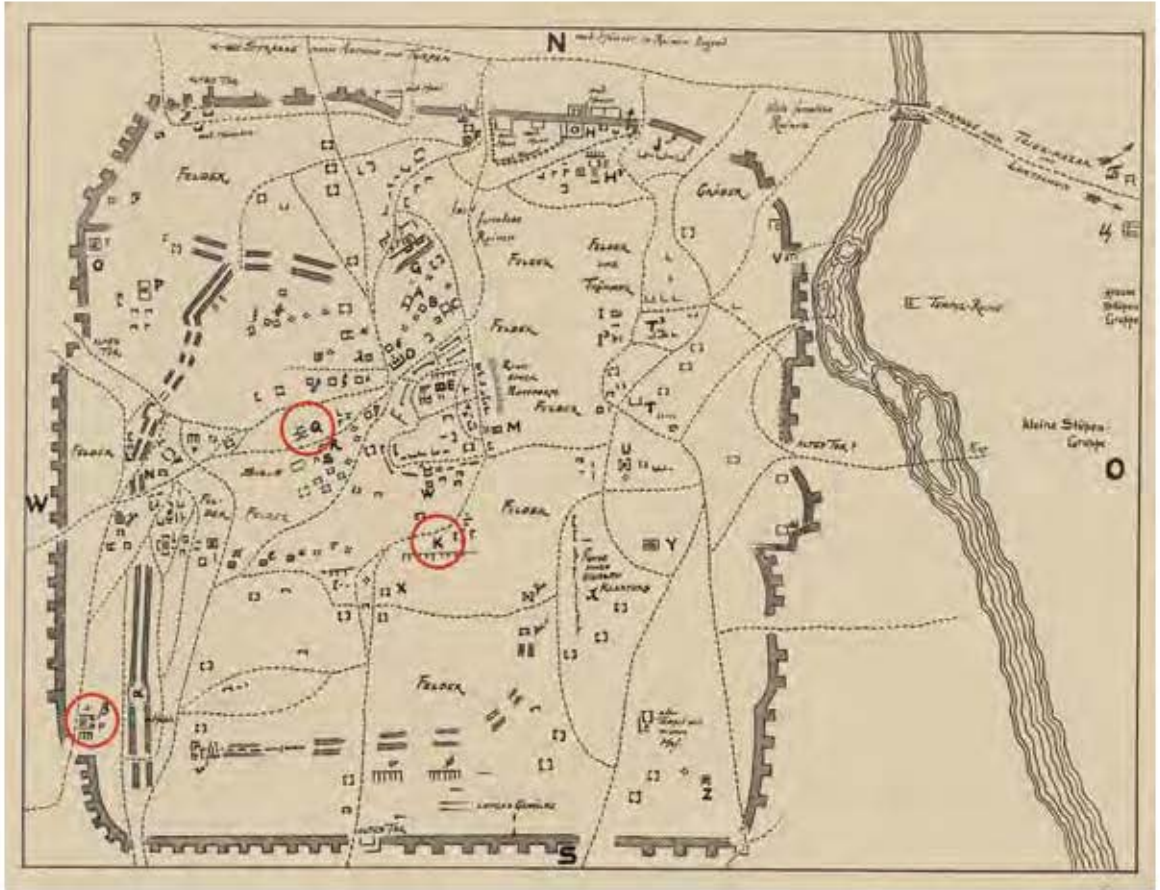
THE RUINS OF KOCHO

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02年11月—1903年2月高昌故城地图，铅笔草绘后以墨水制图，格伦威德尔约1905年绘制（TA 6575）©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丛书名称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Founded by 发起人

尼奥利 (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GERARDO GNOLI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ZHAO HUI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Directed by 执行干事

魏正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GIUSEPPE VIGNATO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达仁利 (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

FRANCESCO D'ARELL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高昌遗珍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

THE RUINS OF KOCHO

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匈〕毕丽兰 〔德〕孔扎克-纳格 主编

Lilla Russell-Smith Ines Konczak-Nagel

刘韬 译 王倩 方笑天 审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的出版得到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

	序 鲁克斯	i	
	译者序 刘 韬	iii	
	高昌遗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 毕丽兰	i	
上 编	粟特与回鹘	粟特的木制建筑构件 卢湃沙	3
		回鹘旧都哈喇巴尔哈逊：发掘新成果 弗兰肯	17
		回鹘旧都哈喇巴尔哈逊：城市布局和建筑结构 达 内	26
		回鹘文识读：一件木板上的草写回鹘文 拉施曼	35
中 编	高昌故城	中国学者的调查与考古工作 陈爱峰	45
		重识丝绸之路上已发掘古代建筑的新方法 西村阳子 富艾莉 北本朝展	56
		β 寺院遗址 德雷尔 孔扎克-纳格	70
		城市规划与建造技术 魏正中	92
		K 寺院遗址 德雷尔 孔扎克-纳格	101
		Q 寺院遗址及其木制建筑构件 鲁克斯（孔扎克-纳格协助；梅尔策撰写附录）	122
		Q 寺院遗址出土的吐火罗 B 语题记 贝 明	154
		木构件的科学分析 哈 恩	163
		木构件的检查与修复 伦 格	173
		遗存的重构 毕丽兰	181
		下 编	高昌故城 之木构件
藏品图录：高昌故城之木构件	189		
	译名对照表	209	
	参考文献	213	

/ CONTENTS /

	Foreword <i>Klaas Ruitenbeek</i>	i
	Translator's Preface <i>Liu Tao</i>	iii
	The Ruins of Kocho: 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The Project <i>Lilla Russell-Smith</i>	i
Part One	Depictions, Imprints, Charcoal and Timber Finds-Few Notes on Woode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Sogdiana <i>Pavel Lurye</i>	3
	Excavations in the Old Uygur Capital Karabalgasun-Some New Results <i>Christina Franken</i>	17
	Karabalgasun-City Layout and Building Structures <i>Burkart Dähne</i>	26
	Uygur Scribbles on a Wooden Object <i>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i>	35
Part Two	Gaochang Examined: Chinese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nd Surveys <i>Chen Aifeng</i>	45
	A New Method for Re-identifying Ancient Excavated Structures on the Silk Road-The Case of Kocho <i>Yoko Nishimura, Erika Forte and Asanobu Kitamoto</i>	56
	Architecture of the Great Monastery: Ruin β <i>Caren Dreyer and Ines Konczak-Nagel</i>	70
	Kocho-Rammed Earth, Adobe and a Little Timber <i>Giuseppe Vignato</i>	92
	Tracing the Architecture of Another Great Monastery: Ruin K <i>Caren Drey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es Konczak-Nagel</i>	101
	Ruin Q in Kocho and its Woode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Klaas Ruitenbeek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Ines Konczak-Nagel and an Appendix by Gudrun Melzer</i>	122
	Tocharian B Inscriptions From Ruin Q in Kocho, Turfan Region <i>Michaël Peyrot</i>	154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Arts and Culture <i>Oliver Hahn</i>	163
	Conservation Report on the Wooden Architectural Objects-Investigation and Conservation Treatment <i>Martina Runge</i>	173
	Reconstructing from Traces: A Few Remarks About Future Projects <i>Lilla Russell-Smith</i>	181
Part Three	Appendix: History of the Collection of Wooden Objects from Central Asia in the Berlin Museum <i>Ines Konczak-Nagel</i>	187
	Catalogue of Wodde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from Kocho	189
	Table of Translated Terms	209
	Bibliography	213



高昌故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一百年前，世界各国探险队竞相对城址展开发掘。一大批中世纪早期木构件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1902-1914年）带至柏林，使其幸免在寒冷的冬季被当地人用作薪柴。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主持的国际项目（2014-2015年），对数百年前遗留在沙土之下且从未被扰动的稀有木构件进行了研究。其中，首次展出了使人联想到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精美木质雕花柱头和镶板；重组了赋有丰富彩绘的梁架，成为公元11世纪建筑规范中描述的中国传统技艺的精确例证；以历史与现今照片考证了木构件的原址。本书及与之相伴的展览呈现了研究项目的成果。

上架建议：考古/艺术

ISBN 978-7-5325-9738-3



9 787532 597383 >

定价：15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